

神明、監控器與紅光-從家庭神桌信仰看世代情感的傳承與轉化

課程名稱：歷史與世界：11 世紀以降

姓名：卓子翔 學號：113033103

一、前言：紅光裡的陌生與熟悉

作為在資訊爆炸年代下長大的我而言，家中傳統信仰令我感到陌生與遙遠，如果有人問對家裡的信仰有什麼印象，我腦海中浮現的往往不是具體的神明法相，也不是那些艱澀難懂的經文，而是一種混合了沉香、微燻的線香味。家中客廳的神桌，對年幼的我來說是個永遠佔據空間的巨大傢俱。每次滑著手機、玩著遊戲或聆聽流行音樂，只要一轉頭，看見神桌上那兩盞終年不滅的紅色神明燈，就會有一種時空錯置的荒謬感。那紅光幽微而堅定，像是一雙在暗處凝視的眼睛，看著這個家的一舉一動，也看著我這個對它一無所知的孫子長大。

本報告的研究動機，源於我對這個家中最重要角落的長期困惑。為何阿嬤對於晨昏燒香有著近乎偏執的堅持？為何這張桌子能成為家裡的權力與情感核心？透過這學期的家庭史調查，我試圖從實地觀察、物質文化與口述歷史三個面向，去解構這張神桌背後的家族記憶，並重新定義我與這項傳統儀式之間的關係。

二、田野觀察：神聖空間的物質文化分析

為了深入了解這個我不曾正眼仔細觀察的空間，我拿起相機與筆記本，對家中的神桌進行了詳細的紀錄，也因此發現神桌並非僅是擺放神像的家具，它更像是一個有痕跡的載體，紀錄了家族的經濟變遷與共同度過的光陰。

2.1 空間配置與對聯的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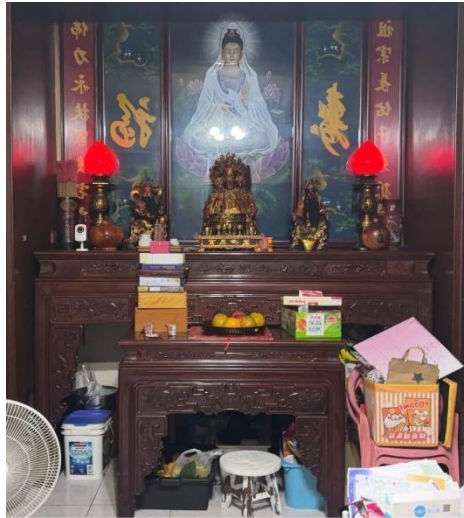


圖 1：家中神桌擺設全景。頂桌供奉觀音，下桌放置香爐。（筆者攝，2025.12.20）

家中的神桌坐北朝南，採用傳統漢式的雙層結構，分為「頂桌」與「下桌」。



圖 2、圖 3：家中神桌頂桌。（筆者攝，2025.12.20）

頂桌（神聖界）是神明與祖先的居所。背景是一幅玻璃框保護的觀音彩，畫中觀音大士端坐蓮花，法相莊嚴。但這次特別注意到兩側的金色對聯，右聯寫著「佛力永扶家安宅吉」，左聯寫著「祖宗長佑子秀孫賢」。

過去將近二十年來，我從未認真讀過這兩行字。經由這次考察，我才驚覺這副對聯精準地定義了這個空間的功能邏輯：「佛力」負責的是物理空間上的平安（家安宅吉），確保房子與居住者的安全，而「祖宗」負責的是血緣上的延續與榮耀（子秀孫賢）。這讓我初步理解了阿嬤為何對神桌如此重視，因為在這個傳統邏輯裡，這張桌子扛起了家族最根本的生存與發展願望。

2.2 供品的變遷：從傳統到現代的流動



圖 4：家中神桌下桌。(筆者攝，2025.12.20)

下桌（祭祀界）主要用於擺放供品與執行儀式。根據我的觀察紀錄，桌面上除了傳統的蘋果與柑橘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堆疊在旁邊的現代化禮盒。

據父親回憶，早年家境普通時，供桌上多半只有清茶或簡單的傳統糕點，這顯示供品內容隨家族經濟改善而變遷。¹阿嬤認為應將家中「最好的」獻給神明，這反映了她回饋的心理，認為今日富裕皆源於神佑，神桌因此成為分享資源的第一個節點。

2.3 儀式流程紀錄

連續紀錄了一週阿嬤的祭祀行為，發現她的動作幾乎已經肌肉記憶化：

1. 時間控制：誤差通常不超過 10 分鐘。
2. 準備工作：洗手、換敬茶（早晚各一次）、整理燈火。
3. 溝通模式：這是最有趣的發現。我注意到阿嬤在插香之前，嘴裡會唸唸有詞非常久。靠近仔細聽，她唸的不是經文，而是像在「報備行程」。例如：「保佑孫子期中考順利」、「保佑兒子開車平安」、「今天買菜比較貴」等等。

觀察小結：對阿嬤來說，神桌不是一個遙遠的宗教場所，而是一個「家庭樹洞」，她透過這個儀式在整理思緒，並宣洩她對家人的擔心。

2.4 特殊發現：傳統與科技的並置

在本次調查中，我認為最特殊的發現是神桌上出現了兩個極具象徵意義，

¹ 卓文隆(父親)，〈關於神桌的訪談記錄〉，家中，訪談時間（2025 年 12 月 22 日）。

卻在一般傳統信仰研究中較少被提及的物件。這兩者構成了極強烈的視覺與意義反差。

第一件：斑駁的白色小板凳

在神桌正下方的空間，放置著一張漆面剝落嚴重、邊角磨損的白色圓形小木椅。

經觀察阿嬤的日常，這張椅子是阿嬤專屬的，由於年事已高，阿嬤的膝蓋早已大不如前，無法像年輕時那樣行跪拜大禮，甚至連長時間站立都有困難。於是，這張高度極低的小板凳成為了折衷方案。

椅面上那些掉漆與磨損的痕跡，是阿嬤數十年來晨昏定省的身體記憶，它證明了信仰並非空泛的理論，而是具體的肉體實踐。即便身體衰老，阿嬤仍堅持坐在這張椅子上完成儀式，直到香燒過半才肯起身。

第二件：神桌上的攝影機

在神桌右側的紅色花瓶旁，擺放著一台白色的網路攝影機。

這是一個極具衝擊性的畫面，但對我們一家來說早已正常不過，神桌原本是神明由上而下監看（庇佑）凡人的神聖場域，但這台攝影機卻是離家工作的晚輩用來遠端監看年邁長輩安全的科技裝置。

這形成了一種極為有趣的「雙重凝視」：

1. 神明的眼：透過紅色的神明燈與觀音像，看顧著全家人的運勢與心靈。
2. 科技的眼：透過鏡頭與 Wi-Fi，看顧著阿嬤的肉體安危，確認她是否按時起床、是否跌倒。

這兩者在神桌上並存，並不顯得衝突，反而共同構成了現代家庭對平安的雙重保險，這也顯示了傳統信仰空間具有極高的包容性，能夠吸納現代科技產品，共同服務於守護家人這一核心目的。

三、儀式與衝突：晨昏的鐘擺與我的不解

3.1 五點鐘的腳步聲

我的生理時鐘某種程度上是被阿嬤的燒香儀式所制約的，從我有記憶開始，每天凌晨五點，天色還是青灰色的時候，阿嬤的房門就會準時開啟，那是幾十年如一日的生理鬧鐘，精準得令人害怕。

即使我躲在溫暖的被窩裡，也能在腦海中精確地還原她的每一個動作：劃亮打火機的「卡嚓」聲，火焰吞噬線香頂端的微弱嘶嘶聲，接著是她坐在那張白色小板凳上，低聲喃喃的祝禱詞模糊不清，夾雜著台語的音韻和一聲聲象徵得到回應的打嗝，像是一首聽不懂的古老歌謠，不只是清晨，下午五點當夕陽西下，這個儀式會準時重演。

3.2 任務化的信仰與代溝

隨著我年歲漸長，阿嬤的腿腳越發不便，加上有時她忙於家務或出門，這項神聖的任務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頭上。「阿孫欸，幫阿嬤去燒個香，天要黑了。」這句話成了我家傍晚最常出現的背景音。

起初，我覺得這只是個簡單的跑腿。然而，當這個偶發的幫忙變成了常態性的責任，我的心態開始產生了變化，有時正戴著耳機在遊戲裡廝殺，有時正為了期中考焦頭爛額，甚至有時只是單純地懶散，這時候，阿嬤的一聲令下，就像是強行切斷我生活的電源，逼我進入那個我不感興趣的傳統模式。

其實我常常是敷衍的。我會快速地抓起三支香，隨便點燃，心不在焉地站在神桌前，看著神像，我腦袋一片空白，平時大人都說要跟神明對話，但我根本不清楚該說些什麼？只覺得自己像個拙劣的演員，手上沒有所謂的劇本，卻要我演一場給別人看的獨角戲。

因為心不在焉，所以我開始會忘記。有幾次，直到大門傳來阿嬤回家的聲音，我才驚覺窗外天色已全黑，神桌上一片死寂，阿嬤進門的第一件事，永遠是看向神桌，當她發現香爐是冷的，那種眼神並非憤怒，而是一種深沉的失落與焦慮，她會一邊著急地燒香、一邊開始碎念：「叫你拜個拜也會忘記，整天就知道玩手機。神明都餓肚子了知不知道？不可以這麼懶散，沒拜會出事……」當時的我對此感到極度不解，甚至有些反感，認為她小題大作，不過就是晚一點拜而已，神明哪有那麼小氣？「沒拜會出事」這句話對當時的我聽起來完全是情緒勒索，卻不知道這句話背後藏著一段我未曾參與的沈重歷史。

四、口述歷史：恐懼與愛的根源

為了釐清阿嬤為何對準時燒香有著近乎偏執的堅持，但又由於她耳朵重聽而難以進行長時間的細節問答，我選擇在一個週末午後，對父親進行了深度訪談，也解開了我多年的困惑。

受訪者： 父親（50歲）

核心提問：「為什麼阿嬤這麼怕沒拜拜？以前家裡發生過什麼事嗎？」

4.1 父親口中的經濟危機

根據父親的口述回憶，在我約莫三、四歲，還沒上幼稚園的那個時期，家裡曾經歷過一場嚴重的經濟風暴。「你大概不記得了，」父親喝了一口茶，看著神桌上的香爐說，「那時候爸爸剛創業，結果遇到下游廠商惡意倒閉跳票，工廠發不出薪水，每天都有人打電話來催款，甚至有人來家裡鬧。那段時間，我每天回家都不敢說話，壓力大到快崩潰，連家裡的買菜錢都要湊。」父親提到當時阿嬤已經退休了，看著兒子每天愁眉苦臉，在阿公去世後看著這個家搖搖欲墜，她心裡比誰都急，但是她老了，沒辦法幫忙打工、跑業務，也沒辦法幫忙還債，深刻的無力感席捲而來，覺得自己是家裡的負擔。²

4.2 儀式作為心靈的防線

「後來我發現，她開始每天五點準時起床燒香，比以前更虔誠。」父親說：「她跟我說：『阿母沒路用，幫不了你什麼忙，只能幫你求神明，求個平安，求個轉機。』」³

這段證詞讓我恍然大悟，原來，阿嬤之所以改為嚴格的晨昏定省，並不是因為迷信，而是她在那個家裡最無助的時候，唯一能為兒子、為孫子做的事情。她將那份巨大的焦慮轉化為規律的儀式，試圖透過對神明的虔誠侍奉，來換取家運的好轉。後來，家裡的經濟狀況真的慢慢好轉了，我也許會覺得那是運氣或父親的努力，但在阿嬤的認知裡，那是她求來的，是神明給我們家的福報。因此，她口中的「沒拜會出事」，並非是怕神明降罪，而是源於那段經濟動盪時期的一種心理創傷，她深信是當年的香火守住了這個家，所以她不敢停，深怕一停下來，那條守護家族的線就會斷掉，苦日子又會捲土重來。

再者，我提起每次無心忘記燒香而遭到責備的故事，父親說：「她罵我忘記，不是真的生氣，而是害怕。」⁴我開始可以懂一直以來阿嬤的堅持，害怕她守護了一輩子的安全網，會因為我的漫不經心而出現破口。

五、分析與反思：煙霧裡的承擔與轉化

² 卓文隆(父親)，〈關於神桌的訪談記錄〉，家中，訪談時間（2025年12月22日）。

³ 卓文隆(父親)，〈關於神桌的訪談記錄〉，家中，訪談時間（2025年12月22日）。

⁴ 卓文隆(父親)，〈關於神桌的訪談記錄〉，家中，訪談時間（2025年12月22日）。

5.1 從「迷信」到「心理防衛機制」

過去我一直認為阿嬤的堅持是迷信，是不科學的。但從社會學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其實是一種理性的心理防衛機制。當人類面對無法控制的巨大壓力（如經濟危機）時，會透過建立規律的儀式來獲取安全感。阿嬤透過每天兩次精準的燒香，確認自己盡力了，確保這個家還在正常的軌道上運作。她對我忘記燒香的碎念，其實是來自於內心深處對失序的恐懼。

5.2 距離帶來的省思：新竹風中的遙望

後來，我考上了新竹的大學，離開了那個充滿香火味的家、那個熟悉的台北，離家至新竹求學後，脫離了原本的宗教場域，我反而意識到儀式感作為生活重心的功能，不僅是一個動作，那是家裡的鐘擺，是讓生活有秩序、有重心的錨，沒有了那個錨，日子雖然自由，卻也顯得有些漂浮、空虛，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每當我在宿舍吃著學餐，看著窗外被強風吹得搖晃的樹影時，我竟然開始懷念起那縷輕煙。

透過手機 App 查看神桌攝影機畫面時，我看見阿嬤獨自燒香的身影，我的心裡會泛起一陣沒來由的酸楚，這才理解該儀式是維繫家族情感的紐帶，而非單純的宗教行為，如果可以，我想現在就回到台北，回到那熟悉的家，一起分擔她的責任，成為替全家平安燒香祈福的人。

5.3 從「任務」到「分擔」的轉向

了解家族史後，又經歷了離家的洗禮，我對燒香這件事的詮釋發生了根本性的翻轉。

現在放假回家，每當下午接近五點，我不再等待阿嬤的指令，而是會主動放下手邊的手機，走去拿起線香，阿嬤會露出驚訝又欣慰的表情，嘴裡還是改不了那種碎念的習慣，但我聽得出來，她語氣裡的不放心早已被安慰取而代之。

現在的我，站在神桌前，不再覺得這是一項被指派的任務。當我點亮打火機，看著火焰燃起，線香燃燒而裊裊上升的青煙，心中不再是一片空白，我終於知道我要說什麼了。閉上眼睛，在心裡默唸：「神明，謝謝祢當年聽見了阿嬤的祈求，陪我們家度過難關。現在我長大了，阿嬤年紀大了，換我來幫她為祢上香。請祢保佑阿嬤身體健康，膝蓋不要痛、重聽不會更嚴重。這炷香，是我替阿嬤上的，也是我對這個家的感謝。」

5.4 結論

透過這次關於家庭神桌的田野調查報告，起初是為了解開我對阿嬤行為的困惑，最終卻引導我重新認識了家族的歷史。我終於明白，燒香這件事，重要的不是那個形式，而是那個心意。對於阿嬤來說，那三支香是她在無助歲月裡，唯一能為家人付出的勞動；對於現在的我來說，這三支香是我分擔她心理重量的方式，我接過的不只是香，而是她那份沉甸甸、不求回報的愛。

神桌上的風景訴說著這個家的變遷，神明看著我們，攝影機看著阿嬤，而我點燃手中的香。這煙霧並不迷信，它證明了「愛」是可以被具象化的，它穿透了時間，連結了三代人，訴說著一個關於守護與被守護的故事。

這就是神桌教會我的事，愛，有時不需要言語，只需要一縷堅持不滅的香火。